

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三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

宋初曰旁音步浪反

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劉奉世曰按此諸說異但主陳勝耳卒何為
並目吳廣然則衍廣字

將尉醉

刊誤補遺曰按左傳闔閭傷將指正義曰謂
大指為將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

大指為多故足以大指為將指于時有兩尉
故以其大者為將尉猶以大指為將指也晉
語祁奚為軍尉謂之元尉亦以有佐尉故爾
將與元皆訓大

陳守令皆不在

師古曰守郡守也令縣令也

劉攽曰按秦不以陳為郡何庸有守乎契衍
居字又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

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劉攽曰此門名譙陳與譙隣門去譙路者也

柱國曰

宋祁曰按張耳傳作相國房君諫

章邯別將擊破之

劉攽曰按是時章邯方至滎陽何暇遣將圍東海郅邾是邾字下乃有邾下軍耳

黥涉之為王沈沈者

愚按史記作黥願王鑿曰黥願方言也班書不宜削去

為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

史通曰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今實

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
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
京者乎斯必不然 刊誤補遺曰按高帝詔
楚隱王亡後其與守冢十家則勝固亡後矣
世家初不著子孫兩字不知劉知幾何以言
之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事正類此
蓋使之尸而祝之耳顏注郊祀志至今血食
云祭有牲牢固言血食宋景文公作高朕贊
云與文偶祠血食千古此為得遷固遺意蓋
不必其子孫然後血食也知幾工於掇摭古

人顧有此誤所不可曉

迺請陳嬰

愚按大德本無迺字

異軍蒼頭特起

愚按陳勝傳凌人秦嘉鉉人董緹符離人朱
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又云
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蓋當時相署軍號

吾為迺家婦

宋祁曰別本作自我為迺家婦

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
師古曰言以不材
之人為將不可求

也勝

劉敞曰言欲舉大事為將者非此人不可耳

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

服虔曰英布起于蒲地因以為號也

史記索隱曰韋昭云蒲姓也服虔以為英布起于

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起于江湖之間

刊誤補遺曰蒲將軍陳武也蒲者其封國如

陳賀費侯而目之為費將軍蓋舉其封國耳

非姓也楚漢春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

法將軍在皇帝後史記取之而漢書不取西

京雜記遂云孔費皆假為名其實孔將軍為

孔聚費將軍為陳賀柴將軍即武也故史記

書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而漢書作陳武

田假與國之王

宋祁曰又在田儋傳作懷王語

至安陽留不進

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

索隱曰傳寬傳云從攻安陽扛里則安陽與

扛里俱在河南顏師古以為今相州安陽縣

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檢

後魏書地形志云己氏有安陽城改己氏為

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

是也

將軍兵皆屬焉

劉敞曰將軍字聯上為句按史記云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輕重折辱秦吏卒

宋祁曰一無重字

收其寶貨賂婦女而東

宋祁曰景本作收其貨賂婦女而東羽見秦皆已燒殘

宋祁曰本秦字下有宮室字

如衣錦夜行

宋祁曰史記作衣繡

齊將田都役共救趙

宋祁曰共一作兵

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

宋祁曰史記云令衡山臨江擊殺之江中

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水經注曰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縣郭東居

巢亭中有亞父井吏民親事皆祭亞父於居

巢廳上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按漢書

項羽傳歷陽人范增未至彭城而發疽死不

言之居巢今彭城南有項羽掠馬臺之西
南山麓上即其冢也

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

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

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劉攽曰安知無姓樓名煩者乎

至東城

宋初曰東城縣名

馬童面之

劉攽曰面之直面向之耳

逋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逋巡謂

宋祁曰姚本注文疑出作疑悞

比權量力

宋祁曰學官本作重力史記作量力

然秦以區區之地

師古曰區區之貌也

宋祁曰姚本注文之作小

及羽背閔懷楚

師古曰背閔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閔中

日知錄曰謂舍閔中形勢之地而都彭城如

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閔也

始霸王之國

宋祁曰舊本無霸王之國四字

卒亡其國

宋祁曰舊本無其國二字

張耳陳餘傳第二

嘗亡命遊外黃

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劉奉世曰顏解太迂直避既自逃其命爾

秦壯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

刊誤補遺曰按淮南書皇發卒五十萬使蒙

公築修城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

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

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

與張耳傳相符所謂五領者此也按漢志潁
城縣屬武陵郡南望縣餘干縣並屬豫章郡
九疑屬零陵而番禺屬南海云
今以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也
劉奉世曰按陳勝立為王號張楚耳云張大
楚者斥其號也

吾為二公說燕

宋祁曰別本為字作謂

乃求得趙歇

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

且什有一二勝秦

宋祁曰別本無有字

耳不讓趨出遂收其兵

宋祁曰一本不讓字上無耳字又別本遂收
字上有耳字

耳雅故多為人所稱

劉攽曰荀卿書有俗儒有雅儒雅儒異於俗
者也耳之遊雅故多為人所稱一說多字屬
上句

追殺趙王歇襄國

宋祁曰景德本無此七字 劉攽曰斬餘泚

水上下有追殺趙王歇襄國七字

上從東垣過

宋祁曰東垣一作南垣

賈高等乃壁人相人要之置厠

劉攽曰置頓止之次名也置之厠中故云置

厠東海貢荔枝五里一墩十里一置

尚魯元公主如故

史記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
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尚于中行

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

宣平侯復薨

劉攽曰復字契衍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第三

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劉奉世曰田儋傳儋自將兵救魏章邯殺儋

臨濟下非遣田巴也愚按儋雖自將而田

巴亦領兵如楚懷王使宋義為上將項羽為

次將范增為末將是也此文本史記明云齊

楚遣某將兵儋既王齊可云齊楚遣項它

田儼耶

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
劉奉世曰謂田假與國之王者項梁之語也
見羽傳中

大者王小者乃侯耳

師古曰大者謂橫
身小者其徒屬

劉奉世曰高帝唯名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
小亦不失為侯詳語意可知豈為其徒衆哉

復收信散兵

宋祁曰景祐本無散字

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

劉敞曰下云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則上不

當有與字

胡者全兵

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伏也

章衡曰李注非是使胡有雜伏則傳矢外鄉

之說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伏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也

後坐酎金失侯

孔武仲雜說曰漢多以酎金失侯其故何也
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事夷狄而擊羗越卜
式上書願父子往死之帝侯卜式賜金六十

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莫應而列侯百數
皆莫求從軍擊羗者故於宗廟酎時使少府
省諸侯所獻金斤兩少者色惡者王削縣侯
失國焉蓋緣諸侯之不從軍武帝忿焉乃設
此法故失侯者百餘人而尊式為御史大夫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黃氏曰抄曰班史以此同傳者謂韓彭英以
大功盧以舊恩皆不克終惟吳芮傳國五世
者得人心有道也垂訓之意深矣

其母死

宋初曰或無其字

信乃杖劍從之

師古曰言直帶一劍更無餘資

愚按好帶刀劍信志在從軍是勇往之意非言其無餘資也顏說迂請與大王杖劍而歸

王豈亦無餘資耶

信數以策干項羽

宋初曰或無此項字

上不欲就天下乎

宋初曰或無此上字

顧王策安決

師古曰顧思念也

愚按此不當作思念解轉語之辭

安能鬱：久居此乎

宋初曰或無久字

信再拜賀曰唯

師古曰唯應解音弋癸反

劉奉世曰唯字當屬下句讀如本字此類甚多

項王意烏猝嗟

史記作喑噫叱咤

何不散

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

劉放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衆亡

不離敗而散也

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

宋初曰一本作大將軍

而伏兵從夏陽

宋初曰伏越本作復 劉敞曰復當作伏

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劉奉世曰前行當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恐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行如字

復疾戰

劉奉世曰復疾戰三字衍文

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

宋初曰疑有二張字

若燕不破

宋初曰若一作弱

漢王奪兩人軍

宋初曰學官景德本作兩人軍印浙本無印字

戰鋒不可當也

宋初曰一本戰字上有久字

與信夾灘水陳

師古曰灘水出琅邪北經縣

宋初曰注文經縣當作箕縣

引兵半渡擊龍且

宋初曰舊本半字下有夜字去由兩意俱通
舊本龍且無龍字校本添

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

宋初曰浙本數萬字上有御字

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

宋初曰景祐本越本無之計字作跣足而王

漢王畏惡其能

宋初曰浙本無王字按六年游雲夢時高祖

已即帝位不容更稱王也

居常鞅鞅

師古曰鞅音於兩反

宋祁曰當作於向反

臣多多益辨耳

困學紀聞曰韓信多：益辨是分数明孫子治衆如治寡分数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

益辨

信病不從

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稱字

其舍人得罪信

劉奉世曰按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樂說也
宋祁曰功臣侯表云慎陽樂說為淮陰侯
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戶 愚按此本
陳姚察之說見史記索隱
且喜且哀

宋祁曰景祐本哀下有之字
釋弗誅

劉攽曰釋解也猶云解說也
語在通傳

宋祁曰浙本無此四字

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

劉敞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

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

劉敞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字
愚按此本史記原文漢王戰則屢衄此時即云敗亦未為不可也

詔與俱東

宋初曰一本作涕泣一無詔字

廷尉奏請

史記云廷尉王恬閔奏請族之

遂夷越宗族

宋初曰宗字當作三字

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軍彭城

宋初曰軍字疑作聚

懷王使宋義為上將

宋初曰越本將字下有軍字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

劉攽曰上文云漢之敗楚彭城此文又云漢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按隨何說前後殊參差云漢王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是

則項王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於齊及
隨何自明已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去
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
矣實說項王伐齊召兵黥布漢王度羽得布
共伐齊西方有變必留布而羽自至故欲使
人說布叛楚布叛楚則項王必自終齊事故
必數月留而漢可取天下矣及隨何說布歸
漢漢果得以入彭城也然則說辭差錯或楚
漢初記事者各不同班氏合之不能無誤耳

又檢高紀二年敗彭城三年布方歸漢此時
漢與楚相持滎陽矣此傳文云項王留而攻
下邑非事理也及隨何說詞亦自不倫疑漢
之辨士寓言如此非本語也

日夜會戰彭城下

宋初曰彭城字下當更有城字

而觀其孰勝

宋初曰觀其字下當有勢字

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張晏曰羽從齊還當註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

劉奉世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何言羽深

入敵國乃至滎陽成皋爾從齊還彭城自不

經梁地也

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

宋初曰南本浙本淮南字上更有淮南二字
數月

劉奉世曰數月字宜屬上句此文雖符上文
留項王於齊數月然事理全在下邑又非齊
地

使人徵驗淮南王

宋初曰徵或作徵舊本及李本並作徵今改

作徵景德本無王字

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為將軍

宋祁曰浙本上字下更有上字

果如薛公揣之

劉攽曰上曰善按薛公所言英布出下計不
盡如薛言布取荆又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
重於越身歸長沙乎又史云果如薛公所揣
今未見揣者疑薛公本亦揣知布意上厭兵
不來先言之故曰果如也或曰此亦辨士寓
言非實事見布後死長沙故云歸重耳

與上兵遇靳西會筭

宋初曰高帝紀作會
愚按史吳王濞傳
濞以騎將從破布軍
斬西會甄

里中嘉兩家親相愛

宋初曰浙本嘉作喜

晞以郎中封為列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

刊誤曰趙當為代
補遺曰按淮陰侯傳晞

為代相監邊高紀晞
以代相國反此云趙相

國其文異者蓋七
年代王喜棄國歸立如意

為代王以愛子留
長安是歲晞為代相九年

徙如意王趙而晞
就遷趙相國則晞為代相

在七年為趙相國在九年歲月可考蓋未嘗
為代相國也功臣侯表亦載豨以趙相國反
而紀於十年九月書豨反時為大相國此紀
誤也漢紀承誤作代相尤非至通鑑但書豨
為相國而不著其為趙若代疑偶脫一字方
豨為趙相國而周昌于時又為趙相國按漢
初諸侯王有丞相有相國昌為丞相行相事
而豨自為相國守邊時代未有王不應置相
故豨以趙相國并將趙代兵

不知始所以得從

劉奉世曰按功臣表自著跡起及以破滅茶
封陽夏侯當是傳誤爾

以趙相國將

劉奉世曰趙字當作代

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

水經注曰秦滅楚立長沙郡漢高祖五年以
封吳芮為長沙王是城即芮築也 又曰臨
湘縣北有吳芮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焉目
為廬郭之佳憇郭頌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
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

服並如故吳平後預發冢人於青春見南蠻
校尉吳綱曰君容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
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
發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容齋隨
筆曰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
立番君吳芮為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
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
擊并桂林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
芮本為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為衡
山王都邾：今之黃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

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菑也
久矣今吾邦猶指郡正廳為吳王殿以謂芮
為王時所居

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
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
尋後贊文或說是也 劉奉世曰其定著令
予謂兼用鄧二說乃著令之意也贊文以謂
忠而得王故著于令爾彼忠無它事何以著
令耶 劉敞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

定著令者謂於今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也功臣表陸量侯須無令長受令長沙王此亦一證

荆燕吳傳第五

史通曰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縣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胙土而禮異人君

必編為世家寔同列傳而馬遠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若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

史記索隱曰楚漢春秋田子春說張卿云劉澤宗家也按言宗家以疎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

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

宋臣校者云南本浙

本並作張澤
卿或作釋卿

宋初曰按周勃傳宦者令張釋諭告顏注曰
荆燕吳傳云張澤今此作釋未知孰是然則
此宜作澤卿矣但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云
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

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

劉敞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年立劉澤與
此傳不同說在高紀

子康王嘉嗣九年薨

宋初曰九年當作二十六年史記年表漢表

侯世家同而兩字遂無別矣

攻蘭虞

愚按史記作蒙虞索隱曰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

擊章邯車騎殿

劉奉世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

攻轅威東緡

師古曰緡音昏

愚按史記轅作爰索隱曰小顏緡音昏非也地理志山陽有東緡縣音旻然則戶牖之為東緡音昏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旻

也

下蘄城

史記作甄城

攻壽張

史記作攻張據索隱云地理志東郡壽梁縣
光武攻曰壽張則是宜從史記為張也

沛公拜勃為襄賁令

史記作虎賁令

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

史記此下有擊王離軍破之六字班氏削之

國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已軍破之

史記云國章邯廢丘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
正義以為破西縣丞班氏西字屬下讀則勃
之戰功沒矣益已盜巴疑傳寫誤樊噲傳別
擊西丞白水北師古亦以為西縣之丞

攻曲遇最

史記作曲逆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

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道

劉敞曰馳道犹言乘輿耳言勃將率比馳道
有功也戰功曰多

降下霍人

史記正義引顏師古曰音山寡反愚按今本無此音 襄十年左傳納諸霍人疏曰此霍邑或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栢人也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是霍人邑名也

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

史記作乘馬絺

丞相箕肆將軍博

史記作丞相箕肆將勲下都尉高肆亦作高肆

得縮大將抵丞相偃守陜太尉弱御史大夫施

屠渾都

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

庖林曰按抵偃陜弱皆不著姓而此獨書其

施屠之氏渾都之名繁簡不倫豈史體乎予

以為御史大夫名施耳屠者屠其城也渾都

地志作軍都亦上谷縣軍都之為渾都猶本

傳蔣侯之為條侯也愚按此本記索隱之

說而暢之

迺與太僕汝陰滕公

劉敞曰當云汝陰侯

官謹除

宋祁曰除下當有矣字

上復用勃為相

宋祁曰浙本相字上有丞字

安知獄吏之貴也

宋祁曰浙本安知字上有然終字

坐殺人死國絕一年

宋祁曰景祐本一年下有文帝乃擇子賢者
河內太守十二字予據後言文帝擇勃子賢
者皆推亞夫於文次第方及耳不容先更於

此重複見也若更存此則河內太守三虞再

見班固之筆必不然也今去之

迺封為條侯

師古曰縣在勃海地理志作脩字其音同耳

宋祁曰脩當作脩集韻音桃云周亞夫所封

穀弓弩持滿

劉奉世曰言穀弓弩是也敵未至何遽持滿

何時已乎此二字疑衍愚按此本史記元

文天子勞軍事出非常持滿所以重其事也

亞夫堅卧不起

宋祁曰浙本堅作終

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

奔西北不得入

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則西北在陣後何由奔之蓋亞夫令備西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遂失實也

請得與丞相計之

宋初曰景本計之字下又有與丞相計之五字

獨置大戴

師古曰
戴大戴

宋初曰浙本注云大戴大戴也

此非不足君所乎

師古曰帝言賜君食而不足
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

宋祁曰浙本注文由我字上有豈不二字

取庸若之不與錢

師古曰庸謂賃也

宋祁曰浙本注文賃字下有作者字

上下吏

宋祁曰浙本下字下有之字

卒歸於漢而為謀臣

宋祁曰一作謀主

非迺所及

宋祁曰浙本正文及下有也字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破泗守薛西

宋初曰泗字下疑有水字

從攻陽城

史記作城陽正義曰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

作陽城大錯悞

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劉攽曰圍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至景

帝方置明此衍都字愚按圍史記作圍無

都尉二字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日知錄曰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

飲

晉靈公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戰國策楚王賜張儀中飲再拜而請

凡事之半曰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

饋之半也

上文饋之始至下云饋之畢

史記河渠書中作

而覺謂工之半也呂氏春秋中閔

音

而止謂

閔弓弦半正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席師

古解以不醉不醒故謂之中失之矣

司馬相如傳酒

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一人註書前後不同

屠煮棗

宋初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胸有蕢棗城南也
愚按初所云史記索隱已釋之矣宜作後
漢郡國志姚寬西溪叢語云此正在大河之

賜商爵信成君

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為漢王絳灌諸將
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之也商先以從攻
長社先登封成君

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

史記作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周

類軍拘邑蘇隰軍於泥陽

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

宋初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

告故不傷嬰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

劉敞曰告故不傷嬰者高祖抵言不魯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拷告者不服故移獄覆矣嬰以此坐繫掠笞也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

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焚噲召時

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沛令後悔閉城城守

也此即被樊噲名時按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

賜爵封轉為滕令

宋初曰浙本封字上有重字

面雍樹馳

劉奉世曰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抱持者況復馳乎蘇說是也

賜所奪邑五百戶

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

劉奉世曰言賜所奪則嬰蓋以過嘗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

所將卒斬左右馬騎將各一人

宋初曰淳化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字疑馬字上有司字不當去左字陽夏公注題云以注觀當有左字

以列侯食邑杜平鄉

劉奉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矣疑駢出四月

宋初曰景德本作四月別本作一字誤也

擊趙賁軍朝歌破之

史記作擊趙將賁却索隱曰案此在河北非

曹參樊噲之所擊也

景帝復封黥子應為郢侯

蘇州曰郢音多
寒反屬沛國

宋初曰沛國當作陳國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一月

宋初曰浙本一月作三月

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劉攽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書在此

愚按史記及年表皆言為計相四歲班氏因

之劉攽所言不知何謂

又善用筭律歷

劉徽九章筭經序曰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
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筭命世蒼等因舊文遺
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傳多
近語

自卒史從沛公

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作自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

子臣期期不奉詔

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

劉攽曰期讀如荀子曰欲綦色之綦楚人謂

極為恭 宋祁曰學官本云臣口不能言然
臣期期知其不可漸本然心知期期不可陞
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予据此則前之
二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為期耳若云臣期
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又顏注文元無每字

堯進請問曰

宋祁曰問疑作間

蒼尤好書

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
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

凡作尤

蒼由此自詘

宋祁曰一作絀

其見寵如是

宋祁曰越本無見字

吾私之

辨惑曰私只是愛幸之意猶所謂弄臣者耳
而師古以為欲私教戒恐非也不然一私字
詎能薰教戒之義邪

此吾弄臣君釋之

宋初日浙本此字上有日字君字下有其字

漢書疏證卷十四

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

宋初曰荆平字下當有王字又浙本忌字作亡

布召見謝拜郎中

宋初曰浙本拜字下有為字

又言其勇

宋初本云一本又言字上有人字

使酒難近

日知錄曰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以近為近天子為大臣非也

見罷

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耶也

劉攽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

今臣至無所受事

宋祁曰一本無受字

數招權顧金錢

劉攽曰招權謂作為形勢招權歸已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

事責人趙談等

宋初曰越本談作同

彭王剖符受封之欲傳之萬世

宋初曰封之之字誤可刪添亦字

今漢壹徵兵於梁

宋初曰越本作今帝徵兵於梁浙本從今

廢王為宣平侯

宋初曰一本無王字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師古曰材不勝

宋初曰浙本注文作材能不勝之也

孟舒豈歐之哉

宋初曰豈歐之哉之下當有戰字

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

愚按褚先生所續史記詔募擇衛將軍舍人
以為郎少府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
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
無可用者將軍不將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
衛將軍舍人問能略相推第田仁對曰提將
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
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

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
護北軍使田仁護田穀於河上

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

續史記曰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
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
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
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
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河東太守石丞
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
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

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
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
還奏事武帝就以仁為能不畏彊禦

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
者族

續史記曰太子有兵事丞相將兵使司直主
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
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
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
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

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

高五王傳第八

梁書劉之遴傳今本高五子又三王景十三王
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
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

內史士曰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作內史勲

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鴆殺之

西京雜記曰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
殺之而未得後帝早獵王不能風興呂后命

力士於被中縊殺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綠
囊盛之載以小輶車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
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不知也
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

宋祁曰四字校添

棄國自快中野兮

劉攽曰棄國當屬上句

宋祁曰浙本無自

字

託天報仇

宋祁曰仇音渠尤反讎也

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

師古曰乃汝也汝父

謂高帝也

劉攽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父直謂王肥耳下又云齊王自以兒子年少豈可以琅邪為父也

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駙鉤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

愚按後書王景傳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

仲懼既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

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

如淳曰訪猶方也

劉歆曰此訪與公羊訪於此義同 朱子語

類曰袁公問中訪字去聲讀只是方字山東

人呼方字去聲漢書中說文帝舅駙鉤處上

文云訪高后時即山東音也其義只是方字

豈暇先言文人後救火乎

師古曰言以杜稷將危故舉兵以臣之不

暇待有詔命也

宋初曰注文以臣之或作以匡之

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

宋初曰越本作十年

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

宋初曰越本作三十六年

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

師古曰適讀曰嫡

宋初曰越本絕字下有世字

三國兵共圍齊

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

劉奉世曰吳王濞傳前云膠西膠東與菑川

濟南共圍臨菑後云膠西膠東菑川三國各

引兵歸則此三國無濟南王也然初言四國

共圍齊又言三國疑必有誤

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

宋祁曰浙本坐死字上有新字

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宋祁曰自及吳楚止鉅依反十七字景德本

有他本無

王年少懼以罪

宋祁曰越本以作大

蕭何曹參傳第九

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

劉奉世曰持法者或以已意私怨陷人謂之

害故貴於文無害無害者取其為人無害於
行則可以為吏矣父母害蓋其時擇吏之二
事也亞夫所以稱禹無害廉其一節也故韓
信又云無行不得推擇為史餘說太汎

常佑之

師古曰及為亭
長又擁助也

宋祁曰注文也字當作之字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

劉敞曰此句先題目下事言秦制御史監郡
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辨之

以距漢王

宋祁曰浙本距字下有塞字

何諫之曰

宋祁曰謝郭去之字浙本無之字

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

容齋三筆曰六韜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為之然則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說漢令引兵東定三秦

宋祁曰浙本說漢字下有王字

先封為鄼侯

宋祁曰索隱鄼氏云鄼屬沛郡音嵯屬南陽音贊又臣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則字當音贊今多呼為嵯也 陸游老學庵筆記

曰漢書鄼侯音贊今亳州鄼縣乃音才何反而字書鄼字亦才何反云邑名一作鄼而贊字部有鄼字亦云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為鄼唐

楊巨源丹鳳樓宣赦上門下相公詩云請問
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織鄼侯是字二音顏
注未必是也 卽瑛七修類稿曰鄼字一則
盱切為贊一才何切為醴一祖管切為纂一
祖九切為攢 王士正池北偶談曰菽園雜
記鄼有二音一則盱切一才何切才何者縣
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盱者縣屬南陽蕭何
子孫所封也讀書考定蕭何封鄼侯今世家
作鄼侯字相似之誤也鄼才何切孟堅泗水
亭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叙功第一受封於

鄺古今字韻全書鄺鄮二字並見十五歌注
云鄺縣名在譙郡或作鄮鄮本音嵯前漢書
功臣表鄮直音贊史記功臣侯年表并同索
隱曰鄮縣在沛方以智通雅云當時在南陽
今在襄陽之光化者蕭何封邑也沛縣之鄮
本作鄺音嵯今在考城縣漢地理志載南陽
鄮縣侯國不言沛之鄺侯國非其明驗乎升
菴弱侯定以沛鄺為何封邑而云師古無據
者謬也按鄺鄮兩音自是兩字菽園混而一
之讀書考定主沛之鄺與楊焦旨同以何起

沛封必近之而以班碑為據通雅則以師古
注為據南陽蕭何封邑音鄼本春秋陰國唐
為懷州陰城縣有何廟高后封何夫人同為
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鄼與筑陽同隸南陽
郡也二說正相刺謬至沛郡之鄼應劭音嗟
師古曰此縣本為鄼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
鄼字為之耳讀皆為鄼而莽呼為贊治則此
縣亦有鄼音然功臣表元符三年共侯慶以
何曾孫紹封鄼不言別是一鄼菽園之說未
知何據又按劉肅唐世說云凡封功臣多就

本土張良封留是為成例按班固泗州亭碑

云

漢書班氏所修泗州碑孟堅所作何須

穿鑿更制別音此駭師古注與楊焦二說同

愚按鄭康成周禮酒正注云盞如今鄮白

陸德明釋文云鄮白即今之曰醴酒也宜作

醴作鄮假借也在何反孔疏云漢時蕭何所

封南陽地名鄮陸氏精於小學亦讀從才何

之音諸說紕紕可以折中矣

知獵狗乎曰知之

宋祁曰謝郭本去知獵狗乎曰知之七字

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

師古曰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為蹤跡之

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

隸辨曰夏承碑紹縱先軌隸釋云郭仲奇碑云有山甫之縱又云徽縱顯魯峻碑云比縱豹產趙圍令碑云羨其縱高外黃碑云莫與比縱皆以縱為蹤蕭何傳發縱指示獸處顏師古云云據此數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注殆未然也

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

刊誤補遺曰史記作得走獸按上文追殺獸

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所謂走得獸者
謂其追而殺之耳云得走獸則平本指矣王
仲任亦云高祖行封先及蕭何蕭何安坐樊
鄴馳走是也韓非書曰救火者挈壺而走則
一人之用撻鞭箠指揮而趣使人則制萬夫
救火之說猶獵之說則挈壺而走猶走得獸
者也其功之相絕豈不相十百哉明蕭何之
功非羣臣之所能及也

關內侯鄂秋

宋初曰浙本作鄂千秋下

加萬世之功哉

宋祁曰浙本加字上有而字

上自將擊之

宋祁曰舊本作上自將軍浙本無軍字

上所謂教問君

宋祁曰此疑有者字

毋收藁為獸食

師古曰言恣人田之不收其藁稅

劉敞曰言毋收藁草為獸食而已

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氏錢乎

宋祁曰浙本作民人

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

宋初曰越本作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

上親自臨視何疾

宋初曰浙本無親字

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

史記作二十日

王武反於外黃

愚按史記云反於黃徐廣以為內黃有黃澤而班氏輒改作外黃疑別有據參之樊噲傳則史與漢皆云擊破王武程處於外黃乃知

班史細密處

魏王豹反以假丞相

宋祁曰浙本假字下有左字

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東張

宋祁曰浙本遨字下有軍字

而以參為相國

宋祁曰相國字上當有齊字

慎勿擾也

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為民自化我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擾

其末也

宋祁曰浙本注文無師古曰三字

及為宰相有隙

師古曰參自以戰國功多而封賞每在何後故怨何也

劉奉世曰此特師古意料之爾

以為豈少朕與

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

史記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小顏以為我年少非也

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

宋祁曰浙本觀參字下有能字

張陳王周傳第十

未宜事韓

宋初曰宜疑是嘗字 愚按班氏本從史記

元文即作宜亦通

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服虔曰圯音願楚人謂橋曰圯音應劭

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不邳之水非圯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也

史記索隱曰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

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圯圯亦音夷理

或然也 張泌曰按從水乃詩云江有圯及

今有圯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

楚謂橋為圯在土部本從土傳寫蓋誤從圯

合從土作願音下文墮其履圯下並作圯字

校定 劉攽曰予謂若本實作圮則應劭無緣解作汜上疑汜亦自為順音而釋為橋也譬如贍辭作澹辭矣然則汜字從水亦未為誤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 宋初曰舊本汜從水張佖改作土謂從水者是江有汜之汜音詳里反余謂佖說非也近胡旦作圮橋贊字從水旦碩儒也予嘗問之旦曰汜音願何所疑憚說文從圮蓋本字原後人從水未容無義泌改從土奈應注為汜水之汜又何以辨應之誤耶用此尤見張佖之率爾也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

宋祁曰褐制若喪服

笑去

宋祁曰浙本作笑而去

良因怪跪曰諾

宋祁曰浙本怪字下有之字 劉敞曰怪字

合在因字上

去後五日蚤會

師古曰蚤音早

宋祁曰注文蚤音早當作蚤古早字

常習誦

宋祁曰一本誦下有讀字

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

宋祁曰浙本作在陳留

韓諸公子

宋祁曰浙本韓字上有而字

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

宋祁曰浙本襲字上有共字

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曰利於病

宋祁曰逆耳苦口疑作逆於耳苦於口

如約即止不敢東

宋初曰敢字下疑有復字

未嘗特將兵

宋初曰舊本云持兵將

今秦無德

宋初曰浙本德字作道

天下不復輸積

宋初曰浙本天下字上有示字

離親戚

宋初曰浙本離作左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若只作離字則不須用注也

其不可八矣

愚按良所籌八事與史記互有同異非其傳聞者殊殆是孟堅刪潤之耳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

宋初曰齊王上疑有假字

與蕭何等俱封

宋初曰浙本封作拜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

宋初曰浙本無上字

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

宋初曰浙本無而字

西有穀鼯

師古曰穀山也音酒

宋初曰注文當作穀穀山也鼯鼯池也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

舊本作上曰終不使不肖子

劉放曰曰字

後人妄加

於是呂澤夜見呂后

宋初曰浙本夜字上有立字

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

宋初曰浙本所與字下有上字

後六歲薨

史記作後八年卒

富人莫與者

宋初曰浙本作莫肯與

吾欲以女孫予陳平

宋初曰越本無孫予二字

劉攽曰吾欲以

女陳平女下少一與字

諸將盡護

師古曰護
罵而議也

宋初曰一本作譁注云譁譟而議

絳灌等或讒平

師古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
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

臣別有絳灌疑味
之文不可據也

容齋三筆曰賈誼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
之注亦以為勃嬰按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
灌嬰等咸讒平則其為兩人明甚師古不必
為疑辭也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
而所言多與史不合師古蓋屢辨之矣史漢
外戚竇皇后傳竇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
也夏侯嬰為滕令故稱滕公而史并灌嬰書
為滕灌賈誼所稱亦然甚與絳灌相類楚漢
春秋一書今不復見李書注文選劉歆移博

士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才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疑昧之文者此耳張耳歸漢即立為趙王于敖廢為侯敖子偃嘗為魯王文帝封為南宮侯而楚漢春秋有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告韓信反史記表云樂說漢表云樂說而楚漢以為謝公其誤可見

吾聞先生事魏不遂

師古曰
遂首竟

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

以惡草具進楚使

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

宋祁曰浙本作茱草之具

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

宋祁曰浙本果字上復有項王二字

願乞骸骨歸

宋祁曰乞當作賜

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

宋祁曰出去當作夜出

平固辭謝曰

宋祁曰一本固作因然作固為長
特一力士之事耳

宋祁曰浙本特字上有此字

為匈奴圖七日

宋祁曰圖字上疑有所字

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

宋祁曰曲逆漢書元無音文文選載陸士衡
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句
句反逆音遇

陳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

宋祁曰景祐本無陳字校添

行計曰

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

宋祁曰注文道中字下當有行字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

宋祁曰之字可刪

始與高祖啜血而盟

宋祁曰浙本無而字

平曰高帝時

宋祁曰別本帝上有皇字

各有主者

宋祁曰越本無各字

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耶

劉敞曰盜賊數亦自有主者謂不當問細故也

勃謝病請免相

宋祁曰越本無病請二字
不能復起

宋祁曰不能字上疑有終字

願得續封之

宋祁曰浙本無之字

然終不得也

宋初曰得一作行

沛人也

宋初曰也字可刪

織曲薄為生

隸辨曰按說文𠂔𠂔𠂔也𠂔𠂔薄也隸則變
𠂔為曲廣韻以曲即說文𠂔字非是玉篇云
𠂔或作𠂔廣韻又有𠂔字注云𠂔薄亦作𠂔
引漢書周勃織𠂔薄為生則當時𠂔與𠂔尚
自有別今本漢書周勃傳改𠂔為曲史記絳

皆同

立四十二年國餘

宋初曰四十二年當作二十四年

荆王劉賈為布殺無後

宋初曰浙本殺字上有所字

王三郡五十三城

宋初曰故東陽郡鄣郡吳郡即賈舊封

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

宋初曰謂卒踐更皆得庸直也溝洫志蘇林
注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

如淳曰律說平賈有得錢二千

如此者三十餘年

愚按史記作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

詐稱病不朝

宋初曰一本無稱字

精兵可具五十萬

宋初曰浙本無精字

西走蜀漢中越

師古曰言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趣蜀及漢中平定以訖使報

也南越

宋祁曰顏注已北當作以北使報當作便報

擅適諸侯削奪之地

宋祁曰浙本適字下有過字

至雒陽

劉敞曰按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按太尉云吾據滎陽然則得劇孟在滎陽當叙在雒陽下宋祁曰雒陽浙本作淮陽前已

有雒陽此當作淮陽夏公謂劉周善疑顏未

見景文所見浙本耳然則雌黃可妄下乎

亂天下幣

如淳曰以私錢

宋初曰注文天下錢浙本作天子錢

上使告條侯救梁

宋初曰上使告當作上使人告

不可用之

宋初曰浙本無之字

七國發兵且誅錯

宋初曰浙本且字下有以字

事發相重豈不危哉

宋祁曰此中注言卿者浙本並作釋陽夏公
謂偉誤作危顏遂以重為罪累劉歆曰謂田
生謀欲王劉澤先說張卿三諸呂而後請王
澤是發於相重也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
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
孤者三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
能薄飲以使其衆

宋祁曰歆字上當有賦字

楚元王傳第六

史通曰孟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其事

跡尤異者分人宅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
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
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
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
始地啟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携既疎
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
荆代並編新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
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

伯者孫卿門人也

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為楚
蘭陵令漢以避宣帝諱改之

孫曰

日知錄曰按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為孫如孟
卯之為芒卯司徒之為申徒語音之轉也

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劉敞曰次之之字衍藝文志攷證曰劉向
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
者之說尤乖異汝墳謂周南大夫妻作行露
謂申女作式微一篇謂二人之作碩人之詩
謂莊姜始至搢行衰情傳母作之新序謂衛
宣公子伋伋方乘舟時伋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
作謂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壽閔其兄之且見

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封事引飴我
疆楚說苑引蔽芾甘棠傳曰舍于甘棠之下
而聽斷焉尸鳩在桑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也
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
向乃元王之孫必本於魯詩

封上邦侯

宋祁曰當作下邳

生爵比皇子

劉奉世曰文帝時元王子未嘗封爵至景帝
乃侯爾本傳下文云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

王寵子五人為侯。毅，晉字衍，云生比皇子者。凡祿賜禮秩皆與皇子同也。

胥靡之

劉敞曰：胥靡，說文作緡靡，謂拘縛之也。

使杵臼碓舂於市

宋祁曰：碓一作椎。一本改碓字作雅，古語相雅皆助樂者。此雅謂舂而雅歌以相舂也。

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

愚按：史記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

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
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
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
是為文王四年薨

宋初曰一本作三年

子安王道嗣二十五年薨

宋初曰越本作二年別本作三年

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

宋初曰後疑是后字

德字路

宋初曰路字下疑有叔字

雜治劉澤詔獄

師古曰雜謂以他官共治之也

宋初曰注文以他官當作與他官

封為陽城侯

宋初曰城一作成

制曰賜謚繆侯

師古曰繆惡謚也以其安訟子

宋初曰姚本安作妄

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

宋初曰循一作修

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

劉奉世曰按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甫數歲傳誤紀是年德父辟彊為光祿大夫時德待詔丞相府欲用之或言父見在故拜辟彊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

日知錄曰劉德昭帝時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曰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

恭顯白令詣獄置對

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

宋初曰越本景本注文作立其罪辭

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宋初曰正文句未据文執不合有也字

餽我釐麴

宋初曰麴浙本作釐

釐麴麥也

宋初曰麥字上當有大字陽夏公按徐堅初學記引漢書云來麴大麥也蓋唐本與江南

本同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師古曰言人各為一方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

自守一方所獨異之

宋初曰注文而當作兩注未之當作矣

密勿從事

師古曰密勿猶勉從事也

宋初曰注文勉從事當刪從事也

山谷易處

宋初曰谷一作川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

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

梁傳曰奔也

劉攽曰穀梁不謂祭伯為奔也

草木不死

宋初曰浙本正文注文並無二木字

邪正雜糅

師古曰糅也音汝救反

宋初曰當作女救反

見覲聿消

宋初曰韓詩作瞻云瞻見日出也今詩作見
蓋向引韓詩後人便改作見非是陽夏公按
向時毛詩未列學官

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

宋初曰浙本救作效

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

宋祁曰浙本觀字下有覽字

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藝文志考證曰歐陽氏曰箕子陳洪範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考其說不相附屬向為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祥青禍病之說自其數

術之學 王應麟曰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
以洪範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傳頗不同 又
曰卽顓傳引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
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 愚按谷永傳引
洪範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
亂行又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
極其下又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

亡

民萌何以勸勉

師古曰萌與趾
同無知之貌

宋初曰浙本注文同字下有趾趾二字

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

劉攽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既言堯舜豈可不言商均明脫此二字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困學紀聞曰本於呂氏春秋

孝文皇帝

宋祁曰水經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厠今斯原夾二水也

殷湯無桀虜

水經注曰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

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卻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地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穆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為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矣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為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

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 路史前紀

曰繼觀聖賢城塚記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
已圯矣銘言二千年困於思其明器悉為河
東張恩竄之於河是知成湯之窆冬已無沒
至是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為不苟矣 宋祁
曰杜預曰梁國蒙縣有亳城城中有湯冢其
西又有伊尹冢按蒙為北亳即亳景湯受命
之地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
二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
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

災因行湯冢冢字記云劉向言湯無葬處蓋
不知其處也

文武周公葬於畢

李奇曰在岐州之間

宋祁曰注文岐州當作岐周
誠便於體也

宋祁曰浙本體作禮

皆明於事者也

宋祁曰別本事字下有情字

人膏為燈燭

宋祁曰史記作人魚膏

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

藝文志考證曰王回序曰有母儀賢明仁智
貞慎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
總為卒篇

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

藝文志考證曰新序陽朔元年二月癸卯上
雜事至善謀總一百八十三章說苑鴻嘉四
四年三月己亥上君道至反質總七百八十
四章

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

劉奉世曰孫林久寘殖子謂弑其君剽乃寘
喜也

季氏八佾舞於庭

刊誤補遺曰師古曰八人一佾後書祭祀志
舞用章男十六人服應曰即古二羽也按魯
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萬者二八纔十六人
其衆舞於季氏則用六十四人孔子曰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也蓋言尊家庭而簡宗廟一
至于是此而可忍其勢將無所不為蓋已有
無君之心矣故向終其事曰卒遂昭公其得

聖人之微意與杜征南以用六為三十六人
傳氏非之曰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成
列降殺以兩者減其二列爾若一列又減二
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鄭以女樂二
八賂晉晉侯以一八賜魏絳則八人一僧為
是左傳正義曰季氏祭與禘同日樂人少季
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唯有二人淮南書
亦云禘于襄廟舞者二人按四人尚不成樂
況二人乎人當作八傳文誤也

尹氏穀王子克

劉敞曰今經文不見殺王子克但有立王子朝

終有閭樂望夷之禍

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

水作之以望夷此說非也胡

亥葬於宜春苑苑不在渭北也

平觀道東臨涇

劉奉世曰師古但舉胡亥葬處不知望夷所在也且何以知望夷之不在渭北耶二世以涇為崇齋而欲祠涇則疑在渭北矣然夷云者平也

為其人徵象

宋祁曰徵作徵

根垂地中

宋祁曰垂作甬一作垂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

宋祁曰舊本無樂昌字浙本有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傲

劉奉世曰母若丹朱傲此禹戒舜之語非舜

戒禹之辭也

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

遷

日知錄曰衍一不字當云輒為王氏居位者

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扶制之義而非扶助之解也

歆畧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

愚按儒林傳左氏傳張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

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

愚按儒林傳賈誼為左氏傳訓故

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脩焉

杜預左傳集解序云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

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

傳聞之與親見之

宋祁曰之字當刪

欽因移書太常博士

張銑文選注曰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
理軍旅之陳

宋祁曰理一作治

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

宋祁曰在漢朝不容更有漢字

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

元之間

呂向文選注曰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為訓詁受於趙人貫公

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李善文選注引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秦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今秦誓篇是也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李善引服虔曰漢興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

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 宋初曰浙本離於

作離合

則有魯國栢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

李善引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栢生說經頗異
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
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

往者綴學之士

困學紀聞曰大戴禮小辨篇子曰綴學之徒

安知忠信劉歆書本此

猥以不誦絕之

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
習之而欲絕去此學

宋初曰注文當作苟以已不誦習之

白太后

宋初曰浙本作太皇太后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應劭曰河

故劉秀發兵捕為主
云劉秀發兵捕為主
改名幾以趣也

宋初曰注文趣字當作當字

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習學記言曰班固錄劉氏向歆無殊向孤忠

志在抑絕王氏以存劉氏而歆乃與王莽共

篡劉氏何同學而異操也